

冲绳文学中的身体——以目取真俊·崎山多美为中心

村上 阳子（日本·冲绳国际大学）

绪论

本报告探讨目取真俊〈和影子走下去〉（原载《小说 TRIPPER》1999 年春季号）和崎山多美《您的情》（花书院，2016 年）。这两部作品可以说都是尝试将不易传入生者之耳的声音，通过登场人物的身体表现出来。我想通过考察这两部作品，思考冲绳文学中描写的身体问题。

1 目取真俊的文学

目取真俊长期以来在作品中描写“活在冲绳”与“身体之伤”紧密结合的状况。镌刻在身体上的伤痛，有时会诱发施暴的欲望。

例如，微小说〈希望〉（原载《朝日新闻》晚报 1999 年 6 月 26 日）及长篇〈彩虹鸟〉（原载《小说 TRIPPER》2004 年冬季号）中，描写了冲绳人杀害美国幼童的事件。〈希望〉的主人公掐死了美国男童，〈彩虹鸟〉中被迫卖淫的少女砍断了美国女童的脖子。冲绳被迫活在日美军事同盟这一构造性暴力之下，在这里发动的暴力行径，将美国人的身体置于与冲绳人同样脆弱而易受伤害的状态之中。然而，〈希望〉的主人公最终自焚，〈彩虹鸟〉中的少女则隐入冲绳山原的密林中。行使暴力的主体唯有自己走向灭亡，从中可以看出一种惨痛而无意义的暴力的展露¹。

在如上描写行使暴力的身体的同时，目取真还着力于描写经历过冲绳战争的人及强奸受害者的伤痛。在〈和影子走下去〉中我想关注的是，非身体性的“灵魂”与，因和他者同在而承受痛苦的“身体”之间的关系。

2 〈和影子走下去〉中灵魂与身体的关系

据《冲绳大百科事典》所载，灵魂分为寄居于生者肉体中的“Ichimabui（生灵）”，和死后持续存在的“Shinimabui（死灵）”两种。“Ichimabui（生灵）”会在身体突然受到冲击，或身体陷入不调时游离体外。因为魂游体外的人非常衰弱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“招魂（mabuigumi 魂込）”将灵魂带回身体。另一方面，“Shinimabui（死灵）”是指“因人的死亡而发生，无关于死者的肉体，却保留了死者的个性而存在下去”。〈和影子走下去〉中出现的灵魂，主要是死灵。在冲绳供养死者灵魂的方法之一是举行一种仪式，由巫婆或家族中的老年女性来召唤灵魂，代为述说死者的死因及现在的心境。据说灵魂通过向生者述怀，可以消除对现世的执念，从而去往死后世界²。将自己的经历、记忆向他人诉说，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转达给他人之时，灵魂就可以将生前的记忆、死者的个性统统放手。为了使死者的灵魂获

得自由，让灵魂诉说自己，以及作为被传达对象的听者的存在，这两者都非常重要。

然而，〈和影子走下去〉中出现的灵魂们，都是没有那样的听众的。因此，当他们发现了能听见灵魂声音的少女“uchi（我）”的时候非常开心，灵魂们都开始对着少女“我”侃侃而谈自己的境遇。这里描写了一种迫切渴望与他人同在，被剥夺了向他人倾诉的机会的叙述者。

如果灵魂们的叙述，是对人世残存执念的人们未被听到的声音，那么灵魂们已经失去了的身体又有何种意义呢。朱迪斯·巴特勒（Judith Butler）说过，存在于公共次元中的身体，是“镌刻着他人的痕迹，在社会这个坩埚中形成的”，绝不仅是他自己一个人的。活着的身体，只能保持一种暴露在他人的暴力和伤痛之中的状态。〈和影子走下去〉的叙述者少女“我”，从小就感觉到活在身体里的伤痛，几乎不与活人接触，倾听着灵魂们的叙述而成长。然而，当监护人“奶奶”去世后，“我”不得不开始与他人接触。“我”长到18岁时，在村中小酒吧里开始工作，将身体暴露在男人们欲望的视线之下。在那里邂逅了计划对日本皇太子夫妻发动恐怖袭击的“那个人”。恐怖袭击失败了，“我”和“那个人”也没能在一起。最后，因被村中男人们强暴而深受伤害的“我”，选择放弃自己的身体，成为灵魂。

在〈和影子走下去〉中，拥有公共性、暴露在他人之中的身体，最终是要失去的。然而，虽然痛苦却与他人同在的状态，并无法完全放弃。因为失去身体的灵魂们对着能听见自己说话的生者滔滔不绝，就是企图通过语言这一公共性而重建与他人的关系。可以说，语言维系着灵魂与身体，“诉说-倾听”行为的可能性维系着生者与死者。

3 崎山多美的文学

崎山多美经常描写一种，被某种东西召唤、被推动着卷入事件的主人公。《您的情》的主人公“我”也因为意外寄来的物品而被引出了自己工作的房间。然而，“我”不单只是暴露在他人的召唤中，还为了回应召唤而自主环岛，将许多的存在和场景连接了起来。在此，本报告希望阐明其身体的存在是如何开拓各种空间的。

4 《您的情》与冲绳战争的记忆

《您的情》讲述了收到寄送人不明的几册文件的“我”，被那些充斥着大量空白的记忆引导，与很多人不断邂逅的故事。最后，“我”翻阅了由抵抗“历史正面舞台发生的事件”而在地下形成“Q村”的人们的历史，以自己邂逅的人们的亲身体验书写了其历史的空白。

“Q村”一眼看上去像是抵抗既存国家的替代性共同体。然而，为了增加获得“Qmr细胞”的同志人数而一起战斗，甚至一起赴死的“Q村”，其实只差一步也会化身成与占据“历史正面舞台”的共同体类似的东西，这种变化的危险性是充分具备的。

“Q村”的可能性并非存在于“Q村”本身。“我”作为不了解“Q村”逻辑的外人，在与“Q村”接触时，通过一次一次体验在被认为是“历史正面舞台发生的事件”的暴力冲突

中被突然弹出，而逐渐理解“Q村”的逻辑。我认为“Q村”的可能性即存在于这个过程之中。

比如，突然有不认识的男人管“我”叫“chiru（鹤）”，带我去到一个面向大海的悬崖峭壁。“我”在那里被卷入了一场“生命的庆祝仪式”。有将近三十个名为“鹤”的少女们，吟唱着日本军歌〈海行兮〉朝着悬崖峭壁行进。“我”在情绪上对此无法反抗，嗓子里却唱响了琉歌的韵律。这韵律虽然一瞬间止住了少女们的脚步，但她们的视线最终还是望向了大海。“我”伸出手想阻止少女们，反应过来时却一个人站在细叶榕树下。

这个情节会让读者想起，冲绳战争最后时刻被逼至冲绳本岛南部悬崖，并最终集体跳崖的人们。引导少女们“自杀”的是日本军歌的旋律，“我”口中流出的琉歌旋律也未能阻止少女们的脚步。然而，正如屋嘉比收（日本近现代思想史、冲绳学研究者）所指出的，被卷入引导人们“集体自杀”的“共同体构造”时，“他者的声音”也在这个场景中回响着³。

被有着“Qmr细胞”的人们和他们的言说裹挟着的“我”，将自己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以自己的文字记录在了文件的空白处。交织着“他者的声音”的“Q村”记录，通过“我”而逐渐编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或许形成了一个并非要一起赴死，而是要一起活下去的共同体“Q村”。

结语

本报告选取的两个文本中，身体被描写成在生者与死者的境界领域里，疼痛的、受伤的、行为的主体。目取真俊的文本中描写了一个被逼到极限而放弃身体，通过语言来勉强支撑自我的存在。另一方面，崎山多美的文本中描写了一个通过响应召唤、与他者一起行动而摸索开拓的可能性的存在。

一直以来，在冲绳文学研究中，重视冲绳岛方言的使用等有关语言、文化、民俗、历史的论述很多，相比之下关注身体的研究则很不足。笔者想通过思考冲绳文学中如何描写身体，身体与语言、文本的构成又存在怎样的联系，而深化未来的冲绳文学研究。

（中文翻译：彭雨新）

¹ 新城郁夫关于〈希望〉有如下分析：“在这里完全没有诸如政治主体化的作用。在这里起推动作用的只是，这样残酷的无意义的死‘对于这个岛来讲是一种自然，也是一种必然’的绝望感。这种绝望感刻在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的身体中，并且，在这种言说的体内化状态下，日美军事同盟的力量将同盟下生活的所有人带向同等的死亡。此外，被军事同盟的力量束缚的人们拼死去争取政治主体化，却只能呈现出主体化的不可能。这种悖论正是这个文本想要描述的‘希望’。”（新城郁夫《倾听冲绳》みすず书房，2010年，60页）

² 櫻井徳太郎〈マブイワカシ〉，前述《冲绳大百科事典》下卷，528页。

³ 屋嘉比收关注未参与“集团自杀”而采取个别行动的人们的证言，指出未被卷入“共同体构造”的“他者的声音”确实存在。（屋嘉比收《冲绳戦、米軍占領史を学びなおす—記憶をいかに継承するか》世织书房，2009年，44-45页）